

清末民初文獻叢刊

中國風俗史

張亮采 著



清末民初文獻叢刊

中國風俗史

張亮采
著



朝華出版社
BLOSSOM PRESS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中國風俗史 / 張亮采著. — 北京 : 朝華出版社,
2017.8

(清末民初文獻叢刊)

ISBN 978-7-5054-3998-6

I. ①中… II. ①張… III. ①風俗習慣史—中國
IV. ①K8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(2017) 第130871號

中國風俗史

作 者 張亮采

選題策劃 楊麗麗 尚論聰

責任編輯 胡 泊

特約編輯 齊 芳

責任印制 張文東 陸競羸

封面設計 劉敬偉

出版發行 朝華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區百萬莊大街24號

郵政編碼 100037

訂購電話 (010) 68996618 68996050

傳 真 (010) 88415258 (發行部)

聯系版權 j-yn@163.com

網 址 <http://zhcb.cipg.org.cn>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

開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數 101千

印 張 6.75

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裝 別 精

書 號 ISBN 978-7-5054-3998-6

定 價 40.00元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裝有誤 負責調換

出版前言

中國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，傳統的農業文明在西方的堅船利炮轟擊之下徹底被顛覆，有擔當的知識分子苦苦追尋，思索社會改革的途徑。從最初的『師夷長技以制夷』到『民主制度，天下之公理』（梁啟超語），他們發現要『強國富民』，首先要『開啓民智』，祇有民衆擁有了獨立思想和批判精神，國家纔能實現真正的強大。在此後一百年的時間裏（一八四〇—一九四九），思想者們從社會變革深入到國民性的改造，用每一部作品見證着中國近代化的遞變歷程。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時代，《清末民初文獻叢刊》正是收錄了這一時期的作品，大部分書籍都是早期版本，有着極高的文獻研究價值。

清末的中國經歷了『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』（李鴻章語），大清王朝面對西方列強的艦炮，表現得驚慌失措。尤其是鴉片戰爭，使『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，野蠻的、閉關自守的、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了』（《馬克

恩格斯選集》)。一批士大夫知識分子，尤其是在歐美諸國擔任使臣或者游歷的知識分子最先覺醒，着眼于對西方國家的考察，進而反省本國政治制度的劣勢，可以視作『啓蒙』的端倪。如曾擔任駐英公使（兼任駐法公使）的郭嵩燾在《使西紀程》中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了自己對歐西諸國的觀感，他在考察了英國的政治制度之後，發現英國政府官員收入超過三百磅者與普通老百姓一樣同等納稅，他說：『此法誠善，然非民主之國，則勢有所不行。西洋所以享國長久，君民兼主國政故也。』他明確提出了『民主』，在國家的管理問題上，人民也有參與的權利。他在該書中所披露的西方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領域優于大清帝國這一事實觸動了保守派的神經，立刻遭到保守派群起而攻之，進士何金壽彈劾他『有二心于英國，欲中國臣事之』，他家鄉湖南的民衆對他更是痛加詆毀，以至于滿城揭帖，誣蔑他『溝通洋人』，在這種群情洶湧的情況下，朝廷最後下旨將《使西紀程》毀版，從而使該書成了禁書。然而，書雖被毀版，却不能堵死民衆的傳播與閱讀的途徑，上海的《萬國公報》依舊連載該書，張佩綸曾說：『朝廷禁其書，而新聞紙接續刊刻，中外傳播如故也。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啓蒙是時代的需要，盡管清政府發諭旨禁了該書，民衆乃至一些朝廷大員却依舊

在私下閱讀，以便瞭解外部的世界。進步的社會是開放性的，任何企圖『閉關鎖國』的努力都意味着歷史的倒退，祇有開放，與整個世界文明保持同等的步伐，纔能實現真正的強國之夢。當大批知識分子走出閉鎖的國門，親歷了文明的洗禮之後，也就把啓蒙的智識帶回了中華大地。容闳的《西學東漸記》，梁啓超的《新大陸游記》，崔國因的《出使美日秘日記》等一大批作品介紹了海外諸國的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外交、文化。雖然這些作品在認識上仍然帶有時代的局限性，然而却是那時最爲珍貴的聲音。

另一方面，在學術上，中國文化母體內『經世致用』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相結合，也喚起了變革，以康有爲、梁啓超爲首的改良派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革新以實現變革。康有爲的《新學僞經考》《孔子改制考》就是借經學之表論資產階級學說之裏的著作，康有爲的弟子梁啓超更是通過《新民說》一書提出國民性改造。與早期啓蒙者『師夷長技』的器物文明引進不同，梁啓超上升到形而上的精神領域，從文化心理上更加徹底地進行變革。梁氏是清朝末年到民國初年一個橋梁式的人物，被譽爲『輿論之驕子，天縱之文豪』，其影響力不但在學術領域，同時還在文學領域，他所倡導

的『詩界革命』得到了譚嗣同、黃遵憲、丘逢甲等人的響應，黃遵憲的《日本雜事詩》，丘逢甲的《嶺雲海日樓詩鈔》都體現了這種主張。這一主張要求反映新的時代和新的思想，用『我手寫我口』（黃遵憲語）的方式直抒胸臆，對長期占詩壇主流的擬古主義、形式主義產生了巨大的衝擊，解放了寫作者的心靈和頭腦。

與社會變革同步的是早期對西方思想著作的翻譯，這裏面影響最大的是嚴復，他翻譯的《天演論》《社會通詮》等書直接孕育了民國一代的知識階層。魯迅、胡適等人在文章中都曾提到《天演論》對他們思想所產生的震撼。與嚴復略有不同的另一位翻譯家是林紓，他的譯作雖然參差不齊，但却在更細膩的心靈層次對讀者產生影響，許壽裳曾回憶，他和魯迅都熱衷於林譯的小說，如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《黑奴籲天錄》《迦茵小傳》等作品。

辛亥革命之後，進步社會思潮成爲主流，比之清末思想啓蒙者『求存』的追求，民國以來的知識階層深入到了更加細微的肌理，一方面呼喚社會變革，另一方面進行點滴的建設，革命並不能使所有的一切一蹴而就，在更加深廣的領域，事物的改變是由微觀而宏觀。通俗地說，比之于革命，建設的意義更大。如《中國商業史》《中國

教育史》《中國倫理學史》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等一大批作品都是進行系統的梳理與建設的理論作品。其中，以胡適和魯迅二人的影響最大，他們的作品一紙風靡，從而成爲新文化運動的主力人物。

《清末民初文獻叢刊》收錄的文獻大致上可以分爲三個階段，其中龔自珍、張之洞、魏源、郭嵩燾、薛福成等人的作品可視爲『早期啓蒙』，康有爲、梁啓超、黃遵憲、嚴復、林紓等人的作品可視爲『中期啓蒙』，胡適、魯迅、蔡元培等人的作品可視爲『晚期啓蒙』。當然，這種劃分并非嚴格意義上的，大部分啓蒙思想者隨着時代的變化，其思想在不斷進步。縱觀整個近現代史，可以發現，要求變革不是在某一個領域，由某一類人發起和完成的，而是全社會的要求。

變革，已經成爲全社會的共識。

從清末民初的文獻中，我們能够發現一種豐富性。這些作品涉及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教育、外交、宗教、心理、情感等方方面面，從內而外地淨化着中國兩千年以來的封建積習。它不止是對社會的改造，更是對人心靈的重塑；它首重國家社會之建設，同時亦重靈魂心智之喚醒；它是宏大的，也是微觀的；它是嚴肅莊重的，也是活

潑靈動的；這些作品結構精巧，思想內容深刻，擁有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，對推動社會主義建設，實現中國夢有重大意義，是近現代中國一百年來最宏富的智識與情感的寶藏。因此，整理這些文獻作品，無論是出于資料保存的目的，還是為圖書館提供資料副本，都有不可估量的意義。

特定時代下的文獻，當它一旦形成（既指草擬，創作的完成，也指其成為一個載體），就不可再複製了，也就意味着它將面對消亡。對於文獻資料而言，越接近歷史事件發生的時代記錄，越具有研究價值。文獻本身具有不可再生性，它祇會消亡，而不會增多。盡管文獻本身的文字可以保留下來，並進行傳播，却失去了當時的時代氣息。當時的作品可能在技巧上，文字的成熟度上不及當代，但它所負載的信息，創作者的情感都反映了當時的歷史，也就是說，它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意義。

影印的版本有三個特點，第一是擁有文獻的『原始性』；第二個特點是『未經改動的』；第三個特點是『歷史的原貌』。所謂『原始性』，也就是說，它是第一手資料，而非轉述的，回憶形成的；『未經改動的』，是指未被篡改、刪節、挖補的；『歷史的原貌』是指在影印製作過程中，完全依照文獻的原來模樣……這樣製作出版

的作品，無異延續了文獻的壽命。

近現代思想史上的一個最重大的思潮就是『開放』，從林則徐的『開眼看世界』到蔡元培的『兼容并包』，都是在倡導一種開放式的胸襟。而《清末民初文獻叢刊》最有魅力的部分就是『開放』這一主題，祇有融入到世界文明發展的進程中，中華文明纔能歷久彌新。

《清末民初文獻叢刊》編委會

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四日

凡例

一、《清末民初文獻叢刊》（以下簡稱『叢刊』）爲影印本，舉凡所用之底本，均爲該書之早期版本。有清末刊本，亦有民國印本。

二、《叢刊》均依底本影印，未予刪改；原刊本有誤，不予校改，以保留文獻之原貌。

三、《叢刊》所用之底本，因時日久遠存在漫漶的情況，均進行了修復；底本闕文、印刷不清，均保留原貌。

四、爲讀者閱讀之便，《叢刊》中之舊底本目錄未標記頁碼者，編了目次；原底本有頁碼和目錄，未予重複編目。

五、爲保持文獻的原始風貌，影印本保留了原書書影（原書爲多冊，則保留第一冊書影）、扉頁等信息。所用底本無相應信息者，則不予妄添，以免錯訛。

張亮采著

史地
叢書

中國風俗史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序例

風俗烏乎始。始於未有人類以前。蓋狃榛社會。蚩蚩動物。已自成爲風俗。至有人類。則漸有羣。而其羣之多數人之性情嗜好言語習慣。常以累月經年。不知不覺。相演相嬗。成爲一種之風俗。而入其風俗者。遂不免爲所薰染。而難超出其限界之外。記曰。禮從宜。事從俗。謂如是則便。非是則不便也。聖人治天下。立法制禮。必因風俗之所宜。故中國之成文法。不外戶役婚姻廐牧倉庫市廛關津田宅錢債犯姦盜賊等事。而慣習法居其大半。若吉凶之禮。則嘗因其情而爲之節文。無他。期於便民而已。雖然。風俗出於民情。則不能無所偏。應劭風俗通序曰。風者天氣有寒煖。地形有險易。水泉有美惡。草木有剛柔也。俗者含血之類。像之而生。故言語歌謠異聲。鼓舞動作殊形。或直或邪。或善或淫也。爾雅釋地曰。大平之人仁。丹穴之人智。大蒙之人信。空桐之人武。魯語曰。沃土之民不材。瘠土之民向義。其不齊也若此。非有以均齊而改良之。則常爲社會發達上之大障礙。而欲使風俗之均齊改良。決不能不先考

察其異同。而考察風俗之觀念以起。觀念起而方法生。於是或徵之於言語。或徵之於文字。或徵之於歷史地理。或徵之於詩歌音樂等。窮年累月。隨時隨地。以芟集風俗上之故實。然後得其邪正強弱文野之故。而徐施其均齊改良之法。禮王制。天子巡狩。至於岱宗。覲諸侯。見百年。命太師陳詩。以觀民風俗。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。求異代方言。還奏籍之。藏於祕室。詩三百篇。言風俗最詳。大半皆輜軒之所採也。蓋已視風俗之考察。爲政治上必要之端矣。而後世稗官野乘。及一切私家著述。亦於此三致意焉。亮夙有改良風俗之志。未得猝遂。乃以考察爲之權輿。又以爲欲鏡今俗。不可不先述古俗也。自慚荒陋。搜討頻年。東鱗西爪。雜碎弗捐。自開闢至前明。幾千年風俗。粗具端末。雖蕪雜譴陋。不值覆瓿。然正風俗以正人心。或亦保存國粹者之所許也。故述鄙意而舉其例如左。

一前人觀察風俗。其眼光所注射。不外奢儉、勞逸、貞淫、忠孝、廉節、信實、仁讓等方面。而尤以去奢崇儉、教忠教孝。爲改良風俗之先著。歷代帝王之詔令。士夫之訓戒。每兢兢於此焉。是書亦存此意。故於各章列飲食、衣服、婚娶、喪葬等條。所以覘奢儉也。列忠義、名節、風節、廉恥等條。所以勵忠節也。

一詩歌鄉評。爲民情輿論之所發表。周采詩歌。漢魏六朝重鄉評。公是公非。是所假借。此風俗之所由

厚也。後世此意漸失。天子不采風。而民間亦無復存三代之直道。且見東漢黨錮。成於標榜。輒引爲清議之戒。不肖官紳。復以裁抑輿論爲快事。故上德不宣。而民情難以上達。書中列詩歌、鄉評、清議等條。欲據民情輿論。以知風俗之厚薄也。

一淫祀巫覡之盛。固由於民智未開。而醫藥之不講求。實爲其總因。今酬神賽會。各省皆有此俗。而吳楚尤甚。然都會之地。及商業發達之區。商人藉神會以聯商團。尙無足異。最可怪者。若吾萍及湖南土俗。有病必曰神爲祟。輒延巫覡救治。不問其有無效驗也。甚者求醫藥於神。冥冥何知。雜投溫補病者服之。卽因而死。不歸咎於神。但歸之於命而已。於是木瘰石溜。動號神奇。持齋者死。輒云仙去。廟宇日增。齋匪日衆。識者憂之。而當事者固置若罔聞也。故書中列淫祀、巫覡二條。以醒時俗。

一風俗有爲此時代所有。而爲彼時代所無者。則僅著於此時代中。如周之階級制度。周末之遊說。魏晉南北朝之清談鮮卑語。門第流品。明之結社。是也。有爲數時代所有。而非各時代所均有者。則僅著於數時代中。如周及魏晉南北朝之氏族。周末及漢唐之任俠刺客。是也。有爲各時代所均有。而不必於各時代全列此條者。則僅著於一時代。或數時代中。如周之蠱毒。周末之隱語。漢之佛道。魏

晉南北朝之美術。唐之械鬪遊宴。鬪雞走馬養鷹。明之勢豪拳搏。漢明之奴婢。是也。

一 周末學術。漢代經學。宋代理學。亦一時風俗所趨。然究屬學術史部分中。故於周末學風一條。略言其關係外。至宋代學風。則專論士習之壞焉。

一言語隨時代而異。卽揚子方言所載。今就其地求之。往往不能通曉。非已失其語。則所傳多訛。是書於各章之末。繫以言語。亦從其時代而別也。且風俗所傳。以言語爲最確。如以儀禮婦人俠牀。爲庖犧以前之遺語。卽可知庖犧以前。有男女雜亂之俗。日本加藤宏之曰。蒲斯門人種。以同部女子爲此亦語無區別。與蒲斯門種無殊。可斷爲庖犧以前之遺語。男子所公有。故無夫婦配偶之言。婦人處子語亦無所區別。按儀禮士喪禮。婦人俠牀。婦人謂妻妾子姓也。因漢有金不可作世不可度之諺。而知其俗好神仙。因六朝有山川而能語。葬師食無所之諺。而知其俗信風水。是也。故書中於言語一條。蒐集獨多。

一 風俗有附見各條。而未別行標目者。如鴉片附於周之蠱毒條。風水附於魏晉南北朝之喪葬條。火葬附於宋之喪葬條。是也。

一 各章首節之概論。有以當時人論說代之者。如漢之概論。以史記貨殖傳、班氏地理志代之。明之概

論。以歙縣志風土論代之是也。

一是書分四時代。自黃帝以前至周之中葉。爲渾樸時代。固歷史家所公認。不待贅說。自春秋至兩漢。民情尙詐僞。行奸險。尊重勢力。不講道德。未若成周以上之渾樸。雖漢末名節之盛。不能掩也。故命爲駁雜時代。自魏晉至五代。矜尙風流。奔競勢利。輕藐禮法。不顧行檢。以文詞爲事業。以科舉爲生涯。忠義衰而廉恥喪。故命爲浮靡時代。自宋至明。有講學諸儒。提倡實學。人知自勵。盡洗五季之陋。仁人義士。清操直節。相望於數百年間。而負社會之責任者。不可勝數也。故命爲由浮靡而趨敦樸時代。

宣統二年九月既望萍鄉張亮采識於皖江之寄傲軒